

岁月如歌

丝滑的幸福

□怡然含笑

冬日里,到处可见售卖红薯、红薯粉及红薯粉条的。

红薯变成粉条,可以说是红薯最大的飞跃。它们之间的桥梁,是干粉,也叫“茨粉”。红薯走过干粉,后方能抵达粉条。红薯要走那么远的路程,花费那么大的代价,因此粉条是红薯的最高表达,也是红薯最奢侈的吃法。

不知是哪个朝代的哪个祖辈,第一次把红薯想象成粉条,并在摸索中完成了这个伟大的想象。有时候,感觉人类的发展是极有意思的,某个人或某群人的一念之举,就会让整个类源源不断地受益。这种功德,的确是千秋万代的功德。

漏粉条是一门传统的工艺,二十世纪七十年代,在我的家乡尤其常见。每个生产队几乎都有一个漏粉条的地方,叫“粉房”。漏粉条是个力气活,也是个技术活,既有细致的分工,又有一条龙的协作。

拿土坯垒一个大灶,灶上支着一口大铁锅。灶膛里火苗呼呼地向外翻卷着,大铁锅里的水,蒸腾出一层热哈气,四处缭绕。

永生哥和顺子哥,在一个半截的大缸里搅和着干粉。双手并用,五指张开像鹰爪,斜插在加了水的干粉里,然后一抓一握,再拿拳头砸进去。同样的动作反反复复,直到干粉接受了水,变得筋道而柔软。

金明伯站在灶台旁,左手握着大铁瓢的把手,永生哥心领神会,挖出一团干粉,

按在大铁瓢里。金明伯先来段序曲,左手摇一摇大铁瓢,右手握成虚拳头,轻轻捶一捶干粉,大铁瓢底部的粉洞,迅速涨满,滑出七八根垂垂的“柳丝”,它就叫“粉条”。金明伯看火候已到,粗细适中,他猛地移大铁瓢到沸腾的大铁锅里,拳头一抡,粉条源源不断地漏出,在锅里打滚。

倘若不是老手,用力稍有不匀,就会漏出一截粗乎乎的粉条,大家都叫它“猪娃儿”。

下一道工序,是天明叔的。他手里拿着一双大号的筷子拨拉着大锅里的粉条,把诞生之初还有点迷惘的粉条,赶在锅边。他再用筷子一挑,粉条就游进了铁锅旁的大铁盆里。

下一道工序,是秋婶的。她的袖子高高地挽着,右手像摸鱼似的,把一撮儿一撮儿的粉条捞起来,搭在左手腕上。永生嫂在旁边打下手,递过一根木棍儿,叫“粉杆”,把粉条串起来,然后,送到露天的木架子上。在冰天雪地里,粉条很快冻成一挂凝固的瀑布。

眨眼之间,粉条下了滚烫的锅,又下了冰凉的水盆,然后被悬挂在冰天雪地之中。这些猝然而来的,忽火忽冰的考验,粉条经受住了。它像一个勇者闯过刀山火海,终于成就一世的美名。人间最丝滑的美食,不是粉条又是谁呢。

漏粉条的日子,是热闹。孩子们嚷

嚷着,挤挤扛扛地去看,看馋了就不住地吧嗒嘴,吞口水。金明伯会挑起一撮儿,在旁边的碗里蘸点盐水,分给孩子们尝。孩子们得了甜头,年年都盼着这个尝鲜的日子。

那时的孩子,有很多盼头。盼着生产队出花生、分苹果;盼着二月二炒豆、三月三煮鸡蛋;盼着六月六串亲戚、八月十五吃月饼;盼着过新年穿新衣、戴花帽、放鞭炮……如今的孩子,什么都拥有,盼头也就少了些。

那时,粉条是稀有的,哪能随便吃。孩子们会偷偷地拽几根,在煤火上烤,粉条会滋滋地叫,变成蓬松的白胖子。冬日里,冻得上牙下牙得得地磕碰,能嚼上几根这样酥脆的美味,也算是一种安慰。

串亲戚,倘若讲究体面,就要拎个红漆篮子,篮子里放上四色礼。四色礼,少不了一撮儿粉条。谁家门前,鞭炮声声,东街的哪个哥要娶媳妇了,孩子们簇拥着去吃席,桌子上的八大碗,影影绰绰地有粉条在蜿蜒晃动。烩菜里有,扁垛里有,焖子里有,假海参里有,丸子汤里有……

据说,永生哥第一次相亲,准丈母娘也不知是无意那样子,还是故意要考验准女婿,上桌的菜,摆出一盘粉条。永生哥没有经得住粉条的诱惑,筷子伸进盘子里。这一下有好戏看了。粉条滑溜溜的,像鲑鱼似的甩一下尾巴,滑在了桌子上,又游在

永生哥的衣服上。结果,粉条没有送到嘴里,反丢了准媳妇。媒人转述准丈母娘的话:吃相不好,怕是个好吃懒做的人。

后来,有一种说法流传着:吃桌或串亲戚,桌上的粉条不要轻易去碰。我偷偷地尝试过,要想把粉条送到嘴里,顺滑地吃到肚子里,的确是不容易的事。粉条短了,夹不住;粉条长了,扯扯拉拉的,当着众人的面也羞于吸溜。那种吃相,实在让人尴尬。

或许粉条原本属于豪放派,它不适合一本正经地坐在餐桌边,在众目睽睽之下斯斯文文地吃。它适合放在粗瓷大碗里,浇上蒜汁,蹲在老皂角树下的青石板上,拿筷子挑着往嘴里送。粉条的绵长不用咬断,就那样让它拉扯着,扑噜噜地往嘴里吸溜。

想着粉条,吃着粉条,光阴不知不觉就粉条似的丝滑而过。冬日里,走在老城丽景门古街上,随意拐进一个小吃店,端坐了,要一碗粉条肉或不翻汤,能吃到红薯粉条的丝滑与温暖。点一个“蚂蚁上树”的菜,呵呵,又和红薯粉条打个照面。遇到一位吹糖人的老者,他边吹边介绍:“糖稀,自家熬制的,纯红薯的,货真价实,好看好吃好营养,三好哟,走过路过,尝尝鲜儿。”

我笑:过去的红薯,是苦日子里的甜;而今天的红薯,是甜日子里的蜜。过去的红薯粉条,是苦日子里的点缀;而今天的红薯粉条,是甜日子里丝滑的幸福。

旅人凝望

黄鹤楼情思

□杨水林

暮秋的一个上午,我去武汉登黄鹤楼。进入景区,游人如织。留影的、观赏的、卖工艺品的、点评诗的,熙熙攘攘,热闹非凡。此时,我却无暇顾及这些,因为我的第一愿望就是登楼。

“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,白云千载空悠悠……”

此刻,崔颢的《黄鹤楼》在耳畔回响。南宋诗评家严羽《沧浪诗话》云:“唐人七律当以此首为第一。”元人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记李白登黄鹤楼,本欲赋诗,因见崔颢此作,竟为之搁笔:“眼前有景道不得,崔颢题诗在上头。”可见,崔颢把黄鹤楼真给写绝了。无独有偶,李白后来在此地送别友人时,曾写下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一诗:“故人西辞黄鹤楼,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孤帆远影碧空尽,唯见长江天际流。”而这首诗一见面世,不仅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名篇,而且还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文坛佳话。

我一边吟诵此诗,一边拾级而上,还来不及登楼,就被一幅顶长的楹联紧紧地吸引住了。“登斯楼览斯景心如江涛,观其鹤赏其文情似幽梦。”望着那隽秀的笔迹,体味那激情的诗意,委实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受。

步入楼亭,缓步徐行,每一层,乐趣不同。亭中有古书、古器,还有历代黄鹤楼的建筑模型。这些楼阁建造得或深邃难探,或结构精巧,或布局严谨,或形式殊别,尤其那琳琅满目的壁画,或表现文人荟萃,或反映升仙思想,或描绘历史故事,或再现神话传说,都显得活灵活现,大有呼之欲出的情状。“天工人可代,天工人可代。”这些匠心独运的精工巧作,真令人叹为观止。

第五层是黄鹤楼的最高处。我迈步上去,走出楼亭,凭栏俯仰,立刻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。极目眺望,远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山峦,近处是长江大桥。那繁忙的车流、笔直的铁道、劈水的轮船、接天连山的电视塔,此时要一齐涌入我的视野了,我只感到目不暇接,眼花缭乱。待回过神来,又感觉心旷神怡,美不胜收。

向黄鹤楼的右侧走去,我信步进入“通幽亭”,稍作小憩,随手翻开《黄鹤楼的传说》,经了解方知:此楼因其所在地黄鹤山(又名蛇山)而得名,传说古代仙人王子安乘鹤过此,又云三国时费伟在此驾鹤登仙……

我正欲仔细欣赏,忽闻一阵急促的轰鸣声从天空传来,翘首瞭望,原来是一架大型民航客机从头顶飞过。随着飞机的远去,我的思绪也飞了很远、很远……心想:仙人乘鹤,本属虚无,不过是劳动人民的幻想而已。虽然这种愿望是美好的,但终究无法实现,而我们今天的“民航机场”,不正是为广人民畅游天下而特设的“乘鹤台”吗?

心香一瓣

女人树

□李民起

都说女人如花,我却觉得女人如树。确切地说,是那些一年四季落叶分明的树,像女人。

春天的树,像少女。嫩绿的叶芽,怯怯的,弱弱的,清新,可爱,散发着春天特有的气息。也有的树先开花再长叶,像桃树、杏树、梨树,或疏影横斜,或密密匝匝,有的开得含蓄安静,有的开得热烈奔放,像性格各异的女孩子。

夏天的树,像少妇。叶片绿得大方,绿得稳重。或枝叶婆娑,或泼泼辣辣。经得阳光,也经得风雨。结实的,一嘟噜一串;结果的,红红的,黄黄的,青青的,像可爱的女孩、娃娃。它们无一例外,以不同的方式留下了生命的种子。

秋天的树,像中年妇女。风翻阅着每一片树叶,哗啦啦地响,把嫩绿翻成金黄,用尽了整整一个夏天的力量。终于到了秋天,风劲霜寒,层林尽染,树叶有的金黄,有的深红,有的暗褐,五彩斑斓,各呈异彩,中年妇女一般的风姿或风情。

冬天的树,像老妪。初冬才是落叶的季节,一场雨,一场风,飘飘洒洒,纷纷扬扬,满地满坡,静美无声。还有那些迟落的树叶,在风中摆动,言语空灵,比爱情更容易让人心动。比如,那河岸边的垂柳,春天最早发芽,冬天最晚落叶,像眺望游子回家的母亲。

岁月如歌,树木无言,默默用四季描绘不同的风景,懂得了树的哲学,就懂得了树一样的女人。



穿越

陈俊芳 摄

本版联系方式:65233683 电子信箱:lydaily618@163.com 选稿基地:洛阳网·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:洛阳网·摄影天地



一曲梅花奏千年

□邓世太

小时候跟着舅舅学吹笛子,见《梅花三弄》曲谱,后面注明的作者是晋朝人桓伊,心突然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,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感叹:这么古老!

《梅花三弄》的曲子,节奏舒缓、从容。乐曲经过一段肃穆深沉的散板后,进入大幅度跳跃,旋律转为苍劲有力。随后,由高音和切分音组成的旋律特别优美。初读乐谱,我感觉像檐水滴落,舅舅更正道:那是描写梅花凌寒开放、傲风斗雪、昂扬向上的英姿。记熟了曲谱以后,我才明白所谓“三弄”,只是同一段曲调被反复演奏三次。

桓伊是怎样一个人?他是怎样创

作出这么优美的曲子的?谁曾听过他的演奏?类似的问题曾经留在我脑海很长时间。长大后读《晋书》,知道桓伊是东晋的大将,为人谦虚,行事低调,曾立大功而从未招忌。一个带兵行军打仗的将军,竟然能够吹奏动人的乐曲,不由人钦佩他的文武全才。

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讲述了《梅花三弄》的来历,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,曾任黄门侍郎,行为怪诞,有才而放荡不羁。王徽之赴京都,船停泊在青溪渚上。他曾听说桓伊擅长吹笛,但是不相识。随从中有人认识桓伊者,见桓伊从岸上经过,告诉王徽之。王徽之便派人传话,请桓伊

为他奏笛。桓伊当时已经身居要职,知道王徽之大名,便为他演奏《梅花三弄》。曲终人走,主客不相见,连一句话也没留下。在那个不拘礼节的年代,气息相通者,行为不必用言语表达,一如王徽之雪夜访戴,兴尽而归。这,大概就是魏晋风度吧。

与旷达不羁的王徽之相比,敦和优雅、温文尔雅的桓伊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刻。他不仅满足了素不相识的王徽之的要求,还留下了千古佳作《梅花三弄》。此曲一出,赢得世人喜爱,先移植改编为箫曲。至唐代,颜师古将其改编为古琴曲,又名《梅花引》《玉妃引》,到清代又改编为琴箫合奏曲、

古筝独奏曲。《梅花三弄》问世一千多年来,被历朝历代艺术家所喜爱,他们以不同的乐器演绎,使之广为流传。

梅花是中国的传统名花,位于“花中四君子”之首。它身上蕴含的忠贞不渝、冰清玉洁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质,与文人雅士的精神高度契合,从诗词歌赋到书法、绘画、雕刻,以梅花为主题的名作不胜枚举。《梅花三弄》的出现,填补了用音乐表现梅花的空白。后人无论用哪种乐器演奏,《梅花三弄》都以优美的曲调、优雅的风格、清新的格调,紧紧抓住听众的心。

也许是爱屋及乌,《梅花三弄》在文化人中的影响力太大,感召力太强,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便有作家以《梅花三弄》为名,创作小说,改编并拍摄电视剧,并用流行音乐填词作曲。这些不同形式的文艺作品,广受青年观众的喜爱。

洛阳日报 分类广告 声明公告 遗失声明 通知 注销公告 启事 欢迎刊登 各类广告 咨询电话: 63217552 13721611416 定,甲方拟吸收合并乙方,合并完成后,甲方继续存续,乙方注销。合并各方无需进行清算。合并前甲方注册资本人民币2365.68万元,乙方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。合并后甲方注册资本变更为3365.68万元人民币。合并后各公司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存续的甲方承继,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,凭有效债权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。债权人未在规定时间内行使上述权利的,吸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。特此公告 联系人:武坤 电话:18800755520 洛阳市邦投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洛阳市洛磁科技园园区管理服务服务有限公司 2025年1月10日

书香洛阳系列公益广告 读书修心 开卷明理 善思养德 读书给你的灵魂洗个澡 洛阳日报报业集团 宣